

历代名人的

家风 家训

故事



匡济
编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LIDAI MINGREN DE JIAFENG JIAXUN GUSHI

历代名人的家风家训故事

匡 济 编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名人的家风家训故事/匡济编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74-0257-2

I. ①历… II. ①匡… III. ①名人—家庭道德—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B82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9399 号

历代名人的家风家训故事

匡 济 编著

责任编辑: 陈金华

校 对: 张 蓉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发行部: (010) 66560933 门市部: (010) 66562755

编辑部: (010) 59594614 出版部: (010) 59594625

网址: www.lian Zheng.com.cn

责编 E-mail: cpicjh@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74-0257-2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前 言

家庭乃社会之细胞，民族精神之基因。家风之面貌，足可彰显一国之精髓。先贤有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要养清正国风，先养淳厚家风。在一贯注重伦理道德建设的中华文化中，家风的培养更是重中之重，历代都有大量关于家风的美谈。一些杰出历史人物尤其重视家风的培养与传承，并将其化为文字，成为家训，留与子孙，至今读来仍是字里行间存至理，令人深思令人叹。

然而世上的事情，总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普通人如此，历代名人也未必个个都能言行一致。许多历史名人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家训，但一旦要用他或者他的子孙之行动来加以验证的话，则往往会出现背道而驰乃至对着干的情况。而家风不正带来的家族灾难，也总是会随之出现。当然，也有许多历史名人，不仅自己一生所为对得起自己立下的家训，子孙后代更是加以发扬光大，传承至今，乃至跨出家门，将一家的家训精神，融入到民族灵魂之中。

本书选取了四十位历史名人，从为人、做官、求学、处世四个角度，采取以史为纲、以训为目、以人为本、以事为据的叙述方式，不仅仅只是摘录一些家训文字，而是在考察相关人物、相关家族遵循家训与否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去揭示、感受家训的真谛与力量。

为人之道

- 01 颜之推：平实家训传大义 / 2
- 02 司马迁：大孝之道在立身 / 9
- 03 苏洵：兄弟团结共患难 / 16
- 04 王祥：五德传世家门旺 / 23
- 05 陶渊明：兄弟不和祸害大 / 30
- 06 李鸿章：寡欲养生挡诱惑 / 36
- 07 刘备：教子无方养庸主 / 42
- 08 方孝孺：严以修身养贞节 / 49
- 09 高攀龙：好人何须怕吃亏 / 56
- 10 杨继盛：人当立志为君子 / 63

做官之道

- 11 周公：子孙忘德难保国 / 71
- 12 司马光：贪婪多欲身必败 / 78
- 13 范仲淹：莫营私利做清官 / 85
- 14 李世民：自违家训损国运 / 92
- 15 包拯：家门不容贪腐者 / 99
- 16 杨震：传子当传清白德 / 106



- 17 曹操：奢靡不是我家人 / 113
- 18 曾国藩：居官不以钱为本 / 120
- 19 彭玉麟：钱财贪多祸患大 / 127
- 20 郑板桥：世道污浊为官怒 / 134

求学之道

- 21 孔子：家师同道文脉传 / 142
- 22 诸葛亮：英才误子深为憾 / 149
- 23 韩愈：书中自有成才路 / 156
- 24 刘邦：草莽向学家风良 / 162
- 25 欧阳修：宝玉不琢不成器 / 168
- 26 康熙：帝王求学尤需勤 / 174
- 27 胡林翼：文武全才苦学来 / 180
- 28 王守仁：家风不传学风传 / 186
- 29 严复：启蒙大师家教严 / 192
- 30 左宗棠：求学切勿为功名 / 198

处世之道

- 31 纪昀：偏狭总惹烦恼事 / 205
- 32 马援：祸从口出遭大难 / 211
- 33 白居易：言行不一难知足 / 217
- 34 于成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 223
- 35 陆游：仇怨之心不可有 / 229
- 36 梁商：家风缺德训无用 / 236
- 37 太史慈：孝义双全行乱世 / 243
- 38 林则徐：随波逐流不可取 / 250
- 39 刘向：谦虚谨慎免祸患 / 256
- 40 朱熹：宽容随和化仇怨 / 262

为人之道





颜之推：平实家训传大义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这段话出自《颜氏家训》，大意是作者阐明自己之所以要写下这部家训，并不是要用来“治国治天下”，或者冒充圣贤扬名立万，只是立足于养成良好家风，达到修身齐家的基本目的。

听来极其平实，不太“高大上”。

这种平实态度却造就了一部旷世之著。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传承至今的家风文化遗产何其多，家训方面的著作更是不计其数，若要从中选一部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出来，那么必然就是这部平实的《颜氏家训》。而这部成书于南北朝乱世末期的家训著作，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价值，也就在于其提倡者——颜氏家族，许多家族成员都以平实态度遵守了那些平实的训诫，并从这种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平实中培养出了一股大义……



家风不可乱

《颜氏家训》的作者名为颜之推，乃距今大约 1500 年的南北朝末期人氏，其先祖为孔子高徒颜回。那颜回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诸侯争霸战的高潮，纷乱不已，而他的后世子孙颜之推生活的南北朝末期，纷乱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一生颠沛流离，屡屡命悬一线，多次亲历王朝覆灭，受够了身为乱世人的苦楚悲凉。

论出身，其实颜之推还算是一个家境优厚的士族，其父颜协学识过人，在南梁王朝荆州刺史萧绎麾下担任要职，家境还算不错。不幸的是，父亲在颜之推八九岁时便早早离世，家道随之没落，物质生活堪忧的同时，颜家的家风也在衰颓，直接影响到颜之推的成长，故而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开篇就提到当年丧父之后，因为缺少训导，自己的作风一度走上歪路，似乎还犯了一些颇大的过错，成年之后才有些醒悟收敛——“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

好在颜之推并未让自己的才智发展也走上歪路，反而是有所精进，深为萧绎赏识，成年之后得以靠此踏上仕途。

他的仕途一开始，就遇上了战乱，乃至死亡的威胁。

当时南梁王朝有个名为侯景的叛将席卷境内，手握重兵的萧绎本可以火速平叛，却因为私心作祟，想借侯景之手除掉竞争对手，好让自己出来收拾残局，当上皇帝。为了做做样子给世人看，便派了宝贝儿子萧方诸领了万余人马前去意思意思，而陪同者之一便是颜之推。结果被侯景一顿痛打，全军覆没，颜之推与萧方诸等人都做了俘虏。

这个侯景其实是从北方逃亡来的军阀，残忍嗜杀，尤其仇视士族，因为这些人以前十分鄙夷自己，他一见到这些俘虏，便要大开杀戒。

就在人头不保之际，却有侯景部属出来相救，保得性命，其在牢中困了三年，直到“大功告成”的萧绎登上帝位。

萧绎也并没有在帝位坐太久，仅仅两年，他的王朝便被从北方杀来



的西魏攻灭。

颜之推再度被俘。

不幸中的万幸在于那西魏政权对有真才实学之人十分重视。颜之推这样的人物，本可以再度谋个官来当当，他却始终不从。不仅不从，还在始终寻找逃走的机会。在被俘一年多之后，他偷偷以船运家人，过黄河，到达了另一北方王朝北齐，计划由此绕道回到故国。

他的故国却早已改朝换代，被名为南陈的政权所取代。

故国亡去人犹在，人往何处去？

颜之推只得留于北齐，开始了在异国为官的人生。

凭借自己的学识，颜之推在北齐也很受重视，但在他待了二十来年后，这个王朝也在另一个北方王朝北周的打击下覆灭了。

覆灭之前，颜之推被派到平原郡去当太守，死守一条退路。

颜之推的名声早已为北周所闻，身为降臣的他，继续得到重用，然而北周很快又被隋朝所取代。

这是他亲历的第三个王朝覆灭。

此时颜之推已是五十来岁的老人，自二十岁兵败被俘开始，三十年乱世流离，无数血与火的教训，让他无比清醒地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乱世乱，家风不可乱。

当时，南方士族阶级的生活腐化，家风普遍不正，不学无术、道德低下的酒囊饭袋比比皆是，可他们却窃居高位，把持朝政，给乱世增添更多的浑浊，结果是在毁掉了国家、害够了百姓之后，将自己也埋了进去，无数从汉朝就开始繁衍的所谓名门望族就此湮灭。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就痛心地提到，那些酒囊饭袋在面对外敌来犯时，胸无半策，要么投敌，要么被俘，结果都是被敌人驱遣如牛马，甚至直接杀掉。因为在外敌眼中，有才有德的南方士族才值得尊敬、重用，酒囊饭袋则人人见而厌之，这也是颜之推能苟活残存于乱世的缘故，否则他很可能早就在兵荒马乱中一命呜呼了。

有鉴于此，颜之推在自知大去之期不远矣的五十来岁时，将自己的乱世经历与感悟，汇聚到家风这一点上，开始撰写《颜氏家训》，耗费

近十年心血，终告完成。

此书分二十篇，从治学、教子、处世、治家等方面对家风之养成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伦理道德与教育理念贯穿其中，又有许多颜之推亲身经历的乱世教训，平实又极为贴近生活，没有落入故弄玄虚、空泛说教的俗套，即便在今天读来，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家教指南。

此前，历朝历代也有不少家训方面的作品，但多是一些散乱书信，没有一部像《颜氏家训》这样“专业”，故而许多后世学者将此书视作中华家风文化成熟的里程碑。

书成之后不久，颜之推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隋朝已经统一天下，和平降临，乱世似乎从此终结了。

他的子孙会在这部平实家训的训诫下，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慷慨赴国难

乱世并未终结。

隋朝短暂的统一并未持续多久，颜之推离世后不到二十年，天下便再度陷入战乱之中。

他的子孙却始终恪守平实家训，家风不乱，不仅让家族得以存续下去，还逐渐兴旺起来。

其长子颜思鲁、次子颜懋楚、三子颜游秦都是才德兼备之士，后来都得到新兴的大唐王朝重用。特别是三子颜游秦，在人心惶惶的乱世之中，以自己的善行高义感化乡邻，唐高祖李渊闻之特意下旨褒奖，后来为官一方，造福百姓甚多。

第二代子孙也尽皆学问深厚、德行高洁，其中有名为颜师古的，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有大量著作传世。此外，颜家历代所重视的书法艺术，经过多年传承，到了这一代子孙，也开始展露出要开创一门一派的迹象。

那就是闻名后世的颜体。

其真正的开创者，乃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他是颜之推的第五代子



孙。名门之后、才德过人外，加上写得一手好字的他，很早便进入监察系统工作，结果却因为性格刚直、行事严谨而得罪了奸臣杨国忠，被其排挤出中央，到平原郡去做太守。

平原郡？

不错，正是他的先祖颜之推做过太守的那个平原郡。

一百七十多年后，颜之推的子孙再度到此地为父母官，表面上没有当年死守孤城的凶险，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乱世即将再起。

原来这平原郡位于河北地区，属于安禄山的管辖范围，而此人早就蓄谋反叛。颜真卿一到任上，就察觉到大事不妙。当时安禄山对中央来的官吏都是采取拉拢策略，只是颜真卿身为颜之推后代，自幼便秉承家训大义，怎么可能和他去搞叛乱？然而颜真卿也不可能是家训中批判的那种不知所措的酒囊饭袋，在一番冷静思考之后，决定采取表面温顺、暗中备战的策略。安禄山见颜真卿表现得文弱又听话，以为不过是个只知道写写毛笔字的书呆子，便没有再多加监视，甚至在叛乱开始后，还要颜真卿去帮他守黄河。

颜真卿绝不会与叛贼为伍。

他立即派密使进京，将叛军军情报于唐玄宗。

须知当时那些河北地区的太守们，一遇到叛军打来，不是开门投降就是直接开溜，唐玄宗为此哀叹竟无一个忠臣义士。直到颜真卿密使的到来，他才由哀叹化为惊叹。

趁安禄山长驱直入、后方空虚之际，颜真卿毅然起兵抗贼，一时间河北多地纷纷响应，短短一月内，竟然汇聚起了二十多万人马。河北二十四郡中，只有六郡还在叛军手中，其余都已随颜真卿起兵，眼看安禄山的老巢就要被端了。

当时安禄山已攻下洛阳，正忙着进攻长安，得知后方大乱，急急忙忙撤兵而还，结果让仓皇出逃的唐玄宗等人有了喘息之机，得以收拾残兵败将，稳住局面。

就在形势大好之际，唐朝内部一些将领却各怀鬼胎，手握重兵却坐视河北义军而不救，没过多久，颜真卿之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就因为孤

立无援而被叛军击败，以残酷的手段杀害，一同殉难的还有颜杲卿之子颜季明等颜家成员三十多人。

噩耗传来，颜真卿悲愤异常，却又无暇悲愤，因为他要抵挡那气势汹汹杀回来的叛军。针对河北义军缺乏协同，易被叛军各个击破的致命伤，他听从一个名为李萼的谋士之建议，紧密联合附近几个大郡，组成联军对抗叛军，一场血战后获得大胜，再度扭转河北局势，连叛军方面一些将领都开始动摇起来。

此时却又有噩耗传来。

在年迈昏聩的唐玄宗瞎指挥之下，好不容易汇聚起来的朝廷大军在潼关被叛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长安陷落，唐朝中央权力核心西逃，本来已经杀入河北的郭子仪等人只得匆匆回师救驾。气焰高涨的叛军再度反攻回来，夺得多地，只剩下颜真卿据守的平原郡与附近两郡还在苦苦支撑。

随着叛军包围圈的逐渐缩小，难以继续支撑下去的颜真卿只得率部突围。

唐朝皇帝则已从唐玄宗换作了唐肃宗。

新皇帝没有让颜真卿继续领军平叛，而是让他干回了老本行，负责监察工作。

当时朝廷尚未从混乱中完全恢复过来，跟随唐肃宗的官员也是良莠不齐，时有违法违规之举，朝风极为不正，许多人却认为乱世不同平常，何必大惊小怪。但在传承了“乱世乱，家风不可乱”之精神的颜真卿看来，这恰恰是最需要正风的时候。

于是颜真卿便开始脚踏实地地履行监察职责。因而他也就又得罪了不少人。

在那个大唐王朝已经衰落的年代里，颜真卿这样认真严肃的人无疑属于异类，久而久之连皇帝都失去了容忍心。到了唐德宗继位后，又有新的叛军来犯，于是早就想除掉颜真卿的奸臣卢杞便建议让颜真卿去做使者说降叛军。

送羊入虎口！



而唐德宗居然是一口答应。

朝中正直大臣听闻，无不骇然变色，纷纷劝阻颜真卿，这名颜之推的子孙却毫无畏惧地慷慨上路了。

《颜氏家训》虽然平实，却从来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现在到了自己要用鲜血为之殉道的时候。辱没家风的罪名，他担当不起！

颜真卿去了。

面对这样一位年近八十、一脸刚毅的天下名臣，叛军头目李希烈又能怎么样呢？他一时半会儿还不敢妄动杀念！只有先软禁起来，当作要挟朝廷的一张王牌，殊不知，那个昏暗的朝廷早已放弃了这位忠臣……

软禁数月之后，颜真卿终被李希烈杀害。

他，还有他的兄长颜杲卿，在《颜氏家训》之训诫下成长起来，最终又以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诠释了那二十篇平实家训所蕴含的大义。

这种精神也潜藏在了他所开创的颜体之中。这种平实凝重、雄浑遒劲的书法风格，正是其人格以及家风品格的真实写照，观其字，知其人，更知其家风。今人何不去寻一本以颜体写成的《颜氏家训》，细细品读，用心感受那股平实而不平凡的力量呢？

02

司马迁：大孝之道在立身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

这是出自《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的一句话，大意是孝道这件事情，从孝顺父母开始，然后要上升到忠于君王和国家，最终达到成就事业，青史留名，让父母乃至家族荣耀的境界，这才是大孝。

这并非司马迁所言，而是他的父亲司马谈临终的一番教导，算是给司马迁留下的一条家训。这句话其实是出自儒家典籍《孝经》，在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中成为家训性质的存在，则是因为承担了“托孤”之重，只不过这个“托孤”托的不是人，而是一件事，一件大事，一件需要父死子继的千秋大事。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需要司马谈留下如此一个大孝之家训呢？



良臣哀亡留遗命

按照“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马迁的家族，从上古时代开始就是史官家族。那个年代的史官并非后来只管记录历史的“史官”，而是掌握了大量知识的精英阶层，相当于统治机器中的智囊，故而司马迁的



家学渊源可谓十分古老。

但随着后来的战乱变迁，这个家族一度衰落，到了春秋战国时就逐渐失去了家学传统，以至于司马迁的先祖有不少都干起了武将的工作。后来这些习武的先祖在刘邦麾下立下不少军功，得到了不少土地封赏，和平降临后，便依靠土地做起了生意，又开始从商。到他祖父司马喜时，便以向国家捐献大量粮食的方式买到爵位，成为贵族。看来直到此时，家学应该都未得到恢复，否则司马喜完全可以凭借才学入仕，何须“买官”？

直到司马谈的出现。

司马谈虽然得以世袭司马喜的爵位，却并未满足于此，或者是再捐点粮食什么的换个大的爵位，也对经商没什么兴趣，而是拾回了断绝许久的家学渊源，并依靠博学多才引起上面注意，当上了太史令。

太史令这个职位，其实并不算什么大官，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外加国家天文台台长，俸禄六百石，大约与当时一个小县的县令待遇差不多。

当然，身为贵族兼商人之后的司马谈并不缺钱，他的心思也不在钱多钱少上。他在长期的钻研中，越发感到家学渊源之古老，乃至有了一种使命感，不仅要复兴家学，还要以学问来成就一番事业。

如此说来，当太史令，正好。得以接触大量外界难以见到的珍贵典籍，司马谈的使命感逐渐清晰起来，并化为一个具体的执行目标，那就是编写一部史书，继承发扬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将人间善恶忠奸、王朝兴衰得失加以总结提炼，达到通世事之变、为后人之鉴的目的。

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却有重大打击降临。

这重大打击来自于汉武帝。

一提到汉武帝，后人的印象便是雄才伟略，但实际上这个在位长达五十多年的帝王，到了中后期也是昏聩腐败，做了许多恶事。

比如求神拜仙。

但凡得到越多的人，就越怕失去，已经得到天下的帝王，则最怕死

亡，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故而古代帝王一到晚年，大多沉迷于求神拜仙，为的就是弄到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在这方面，秦始皇算是开了个头，汉武帝则紧随其后。

当时有一种专门利用求神拜仙来招摇撞骗的“职业人士”，唤作方士，也就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所坑的“儒”，一度沉寂，到了汉武帝时代，因为上有所好，又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的演技其实并不太高明，屡屡被汉武帝拆穿，屡屡被杀掉，却又屡屡前来行骗，因为汉武帝早已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杀了一个又信一个。

到了最后，黔驴技穷的方士就鼓动汉武帝去泰山封禅，称如此可将长生愿望传给天上的神仙，或许能得赏一两颗仙药。

封禅乃是古代的一种帝王信仰，自认为了不得的帝王到泰山去举行仪式，告诉天帝自己在人间的成就，以此来威震天下，给自己贴上明君的标签。

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细节一定很多，不是简简单单去山上吼两声就行。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不料这些人都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具体方案。原来自秦始皇当年封禅泰山之后，已过去百余年，经历战乱后，许多典籍、知识都已遗失，竟没人记得封禅到底该如何操作了。

但有一个人知道——司马谈。

以他的博学和他所掌握的大量典籍，要发掘出封禅的“正规流程”，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汉武帝却将他隔绝在外。

为何？

因为若按照司马谈的操作方式，这个封禅绝对不会成为汉武帝所希望的求神拜仙模式，而是极有可能成为一场庄重的祭祀。

汉武帝不要祭祀，他要长生不死。

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一下群臣意见，通知一下大家，我要搞这个事了，然后将具体的事情交给他最信任的一帮方士去操办了。

身为统治机构里面最博学的人，却被帝王直接排除在这件需要博学知识的大事之外，这对于司马谈而言，算是极大的打击。更为荒唐的